

不俗不瘦,冬笋烧肉

席忠翔

我爷爷是个淮扬菜厨师,淮扬菜的师傅有一股劲,能用各种方法,把普通食材做得精致。比如说一块豆腐,北方小葱一拌了之,四川切块麻辣,味道各异,但做法都很简单。淮扬做法则十分精心,文思豆腐、平桥豆腐,一个将豆腐切成细丝,一个是将豆腐切成小薄片,用高汤做羹,小小豆腐,便可登大雅之堂了。

爷爷做的淮扬风味的冬笋烧肉,也是有这股劲的。先说选材,冬笋贵在一个鲜字,山笋过时则味苦,时间长了,味道可能变苦了。每次去超市,爷爷就像一个老中医,对着一颗颗冬笋“望闻切”。望是看颜色,笋皮要是土黄色,根部笋肉要是发点儿黄的白色;闻是要拿起冬笋闻一闻味道,新鲜的冬笋会有湿湿的土味和明显的清香味;切是要用手在笋身上按一按,水分足、笋根软方是一颗新鲜的笋。

再言制作,剥笋前需先切老根,再用菜刀上下一划拉,笋便轻松剥好了。冬笋切时,是要切成小长片,有点儿像竹叶的形状。做之前,将其下锅先焯个

水,锅里要放些盐,能避免涩口。肉是要标准的五花三层,肥瘦相间,切成块状。灶火一起,锅稍稍冒青烟,顺着锅沿划一圈菜籽油,再将五花肉放入煸炒,肉中的油脂如同喷泉一样,滋啦地溢了出来。煸炒个大概,便将五花肉取出,加入切好的笋片,先不着急,用小火在锅里煎上一会儿,微微焦黄时,加入老抽、生抽、少许蚝油,再丢两段葱、一块拍散的姜、再调大火爆炒个半分钟,最后注入滚水,没过食材半指,放入一颗八角和先前的五花肉,转小火,盖盖,慢炖30分钟。其间不要手痒揭盖,让时间去做媒人,把肉香、笋香、酱香一一撮合。

开盖,汤汁已收去三成,油珠在表面浮成金红色的小星星。此刻加盐少许,转大火收汁,让每一块冬笋都裹上亮晶晶的酱壳,每一块五花肉都颤巍巍地反光。俗与瘦,原是对生活的两种辜负:一味寡淡,便瘦得可怜;一味肥腻,又俗得发闷。冬笋与五花肉在锅里握手言和,把各自的锋芒熬成圆润,也把我们的日子炖得丰腴而清朗。

风雨归途见初心

李红姣

晨起推窗,天地间已笼上灰蒙蒙的雨幕。周日,我本想慵懒,却因老大的课外班而早醒。丈夫正整理骑行装备,忽见檐角碎玉飞溅,狂风卷着骤雨扑进阳台,打湿了刚取出的安全头盔。

“等等!”我攥着车钥匙冲下楼时,雨刮器已在挡风玻璃上划出焦急的弧度。小宝抱着初音玩偶站在玄关,童声稚嫩:“妈妈带伞呀!”可手机偏偏遗落在茶几上,与时钟滴答声作伴。

辅导班招牌在雨中晕成模糊光斑。丈夫熄火时,雨势恰如天河倒泻,雨水顺着天窗蜿蜒出透明藤蔓。“你带小宝先……”他话音未落,我瞥见仪表盘显示8:07——离下课还有3小时。

伞骨在风中呻吟,水花漫过运动鞋的网面。裤脚吸饱雨水,沉甸甸贴着脚踝。十字路口的红灯格

外漫长,雨珠顺着伞沿织成水晶帘幕。忽然惊觉,这双去年生日他送的浅蓝跑鞋,此刻正踩着满地碎银奔跑。

转角便利店飘出关东煮的香气,收银台前的店员探出头喊:“阿姨要毛巾吗?”我这才发现发梢正往下滴水,在深灰地砖上洇出断续的省略号。

推开门的刹那,暖意裹着松木香扑面而来。小宝举着蜡笔画冲来,纸上歪斜的三把伞:“这是爸爸伞,妈妈伞,姐姐伞!”烘干机嗡嗡作响,水珠在玻璃窗上蒸腾成雾,模糊了窗外依然狂舞的雨幕。

当换洗衣物带着阳光的余温贴上肌肤时,忽然读懂丈夫泊车时那个欲言又止的眼神——那辆载过产检路、搬过婴儿床的老轿车,此刻正和他并肩守在风雨中,等待我们共同的未来。

岁末修心记

吴宇

临到岁末,人像一棵经了霜的树,枝叶暂且收敛起来,心思却往深处去了。外头那些喧嚣璀璨的倒计时,于我总隔着一层。我的跨年,不在那万众一声的呐喊里,而是在这书房渐深的寂静中,成了一件极私密的事。

这习惯,不知是何时养成的,大约总是与“旧”字有些关联。我不爱做宏大的计划,也不善作激昂的总结。仿佛一年的光阴,真能像账目般算得清楚似的。我只想趁着这新旧交替的当口,与那些陪我走过300多个日日夜夜的旧物,静静地相对一会儿。

有一年,是修补一方砚。那是一方极普通的歙砚,石质不算好,用得久了,边角有了小磕缺。我拿出早就备下的细砂纸、生漆粉,还有一小块用以调色的古墨。然后拧亮案头那盏孤灯,光便柔柔地聚拢在这一尺见方的天地里。我用小刀细细地刮下些墨粉,与生漆一点点地调和。那颜色,要调到与砚色几乎无二,须得极耐心地比对。这调和的过程,心便也跟着静了,外头光阴的流逝,仿佛与这斗室里的我全然无关。待补料干透,再用砂纸蘸了水,一圈一圈,极轻极慢地打磨。那补过的地方,终于与旧砚融为一体,只留下一道极淡的痕迹,像是岁月本身留下的一枚闲章。那一刻,心里是满的。我并非复原了一件东西,我只是用一夜的专注,与它达成了新的和解,也与我那磕碰了一年的心绪,达成了和解。

又一年,是重穿一本散了线的书。纸已黄脆,翻阅时需得格外小心。我用温水调了稀薄的浆糊,换了新的丝线。这活儿更要凝神,手要稳,呼吸要匀。一针一线,穿梭在那些纸页间,待得最后一针收线,将书合上,抚平,那原本瘫散的一册书,便又有了脊梁,可以端庄地立在我的架上了。这何尝不是一种隐喻?岁末的这点工夫,便是给那即将合上的一年,郑重地打上一个结实的装订。

这些事,都小,都微不足道。它们不能带来任何实质的新。但我却固执地觉得,在这修旧的静默劳动里,有一种比迎接崭新更为踏实的力量。它让你俯下身来,触摸到时间的质地,它让你在即将跨入一个未知的“新”时,手里还牢牢地握着一一点可知的、温暖的“旧”。

汪曾祺先生在散文中曾写过“人活着,就得有点兴致”。这兴致,不必大,不必奇。于我而言,岁末的这点补缴的兴致,便是将过往的磨损抚平,将散乱的收拢,然后,心平气和地,对那旧年道一声珍重,对这新年,怀一份不必言说的盼头。

风平浪静时“祈祷”

胡为民

前不久的一个周末,约了几位好友到乡下朋友那儿,钓池塘散养的生态鱼。

那天早晨,我早早起床,穿衣服时不小心闪了腰,一下子痛得直不起来。我知道这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保养,“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”毫不顾忌,导致腰部寒湿堆积所致。寝室里没有驱风、散寒、镇痛用的药物,只好打电话请朋友帮忙买来治腰痛的药。

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,我傻傻地等朋友送药,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。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故事:苏格兰北部设德兰群岛有条一日游线路,一位退休的远洋老船长负责运送游客。有一天,船上坐满了年轻游客,起航前老船长对着大海虔诚祈祷,好多人看到后禁不住笑出声来。也难怪,当时晴空万里,大海风平浪静。然而,船行不久,狂风从天而降,波涛汹涌,船疯狂颠簸,游客们被吓得面如土色,有些人开始祈祷,也有人要求老船长跟他们一起祈祷。老船长平静地说:“我在风平浪静时已经祈祷,眼下任务是用心开好船,渡过难关,保护好全船人的安全。”

俗话说:天有不测风云。大海里航行遭遇狂风暴雨乃平常之事。风平浪静的时候“祈祷”,就是平时要练好应对大海航行各种风险的技能,当大风大浪来临,战胜风浪的策略等已了然于心,这个时候,不是祈祷上帝保佑,而是在于运用风平浪静时“演练”

的应对各种险情的技能,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切合实际的行动,乘风破浪、战胜骤然而至的风暴。对一个人而言,风平浪静的时候“祈祷”,就是在人生顺风顺水的时候,不贪图享受,不断提高生活的技能,以便应对突然而至的厄运。

风平浪静的时候“祈祷”,就是在思想上要不断地修炼。有个词语叫做得意忘形,许多人在顺顺利利、春风得意的时候,总觉得自己的人生从此一路凯歌,于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、趾高气扬的样子,从而放松思想修养。殊不知“福,祸所依”“一根田埂三节烂”,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,前面总会有“祸”等着你。俗语云:防患于未然。人生顺风顺水、风平浪静的时候,保持平和的心态,戒骄戒躁,时时警醒自己困境随时会来,一旦危险来临,才会保持良好的心态,不会手忙脚乱,束手无策,从容地越过生活中的各种坎子,战胜生活中骤然而至“暴风雨”。

孟子云: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,人生无常,世事艰辛。一个人“风平浪静”的时候,不只贪图享乐,处处小心,时时细心,做足应对风险和困难的各种功夫,从业务和思想上循序渐进提高自己,主动权时刻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,一旦危险或困难来临,才不会“坐观垂钓者,徒有羡鱼情”,得心应手的战胜突然而至的人生“暴风雨”。